



文学初步读物

草原上的战斗

作家出版社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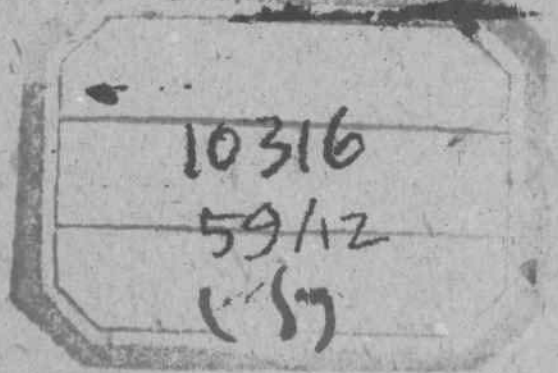
我們出版这套“文学初步讀物”，是为了供給广大农村的农业中学及城市中等学校的語文补充讀物之用，讀者可以从此开始去进一步接触更多的文学作品。

“文学初步讀物”的編选范围大致分四方面：一、我国当代作家及群众創作中已有一定評价的短篇，或中、长篇中的片断；二、以苏联为主的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三、我国古典文学遺产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四、“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短篇，或中、长篇中的片断。

所选作品都曾根据可靠版本作过校訂，翻譯作品选择了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注解（普通辞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注）；每种并附几幅插图。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247.7
444



本書說明

本書是从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里选出来的。在茫茫的草原上描写了解放初期，察哈尔草原上一支蒙古革命队伍的誕生和成长，刻划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本書描写了蒙古騎兵中队袭击冒充八路軍殘害牧民的一股国民党土匪的經過，并着重描繪了驍勇的騎兵战士鉄木尔的英雄形象。

假八路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夜里，宣布中队召开干部会；会议在激烈、紧张、争论和吵骂中进行着。

蒙古包里弥漫着烟雾，每个人马靴上划满横横竖竖的划火柴的痕印，会议进行好久了。

一盏羊油灯将暗得发红的光，撒在人们的脸上，个个都象喝了酒一样。一连连长浩特老的脸红得更厉害，他发言时，过于气愤了。这个一个半月以前还是挽牛的牧人，只因为跟老婆吵了一架，一口气出来当了兵。战士们为什么选他当连长呢？这里也有道理。选连长那一天，浩特老心想：“咱反正在哪个群里，就归哪个羊倌管。管他谁当连长呢。”他蹲在一个角落漠不关心的叭噠叭噠独自抽烟。这时有人喊了：“我们选浩特老当连长！”他心里想：“天下人多，竟起重名，又有哪个家伙叫浩特老呵！”他往人群望去，看见刚才喊话那个人，用手正指着他，他惊奇的站了起来，那个人又说了：“浩特老同志是个好牧人，

这大家都知道，我选他当連长的理由是，他是好人，佛心腸的人，前年冬天，刮大风暴，他赶牛去避风，道上檢到两只快冻死的小羊羔，他脫下自己皮袄把小羊包起来，小羊給救活了。这两只小羊原来是一个两眼全瞎、无依无靠的老太婆的。救活了羊羔，就是救活了她！同志們，选他吧，他是个好人！”于是他当选了。浩特老当了連长并没有改变牧人的习惯，譬如，說話时，总是半攥着双手，一前一后的伸拉，就象握着套馬杆在套馬似的。今天他头一次就重大問題，在众人面前說話，音发得很重，但字咬得不大清楚，額头上沁出的几滴豆大的汗珠，表示他內心充滿了憤慨和激怒。正在他說話的当兒，忽然有人插嘴說：

“你問問洪涛同志，他想什么呢？”

“不，我們不問他，”鉄木尔从一旁接过話来，說道，“他不是喝察哈尔的水，吃察哈尔的奶长大的，他不是我們的亲兄弟，但是，我要向官布問一問：你想什么呢？大火在草原上，整整烧了两天，你到外头去，大火的烟味不刺你的鼻子嗎？察哈尔的水，把你养大了，但是察哈尔叫坏人烧伤的时候，你叫战士們抱着枪，蹲在蒙古包里呼呼打盹兒，你的心长到哪兒

去啦？你看看自己中队，多少人都跑到貢郭尔那兒去了，全明安旗的百姓都罵着我們，我們一个个都象叫老婆扯破了脸似的，不敢見人！老百姓捧着整羊欢迎貢郭尔，可他們往你脸上吐唾沫！这你还不明白嗎？我只有一个意見：就是在土匪沒逃出明安旗以前，我們要跑到貢郭尔前边去，用火烧狼窝的办法，把大狼小崽統統杀死——一个也不留！到那时候，我們才有脸見人，牧民們也不再往你脸上吐唾沫了。这就是我的意見；我的意見一定对。”

說完，他掏出小烟袋来，往靴底下敲了两下，点着烟，低头叭嗒着抽了起来，这是牧民特有的性格：不管爭吵得多么厉害，等說完話抽起烟来时，就象从沒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沉默起来。鉄木尔沉默了，但整个會議沒有沉默下来，接着，浩特老激奋的又說：

“鉄木尔說得对，別說我們手里有枪，就是沒枪，大家合起心来，每个人拿一根柳条子，也能把土匪赶出明安旗去！我們再也不能蹲在这兒了，今天晚上就去追那些狗东西，誰不去誰就是狗操出来的；官布队长，你到底是狗操出来的，还是人种，就看今天晚上。”

“官布是狗种，你們沒看見他皮衣底下露出尾巴了嗎？”

即刻大家哄笑起来，會議的严肃空气被破坏了。

洪涛很气怒，他命令式的喊道：

“同志們！你們是战士，为什么侮辱队长？誰再不守紀律，我就处治誰！”

“去你的吧！你別装模作样，你的尾巴比官布还长呢！……”

“是誰不守紀律？——就是你跟官布。在我們这里只有一个紀律，就是不讓牧民兄弟們受苦受难；可是你跟官布，沒有遵守这条紀律，該受处治的正是你們俩。”

說这句话的是爬杰連长，这是他第一次站在官布的反对者立場說話，官布和洪涛几乎同时向他看了过去。官布的心被爬杰的話打动了，他目不轉睛的盯住爬杰的眼睛，好象在說：“你是真正的蒙古人，好人，最好的革命战士！”洪涛只向他瞟了一眼，就把眼光移开了，他害怕爬杰那炯炯的眼光，心里想：“他也跟我們作对了。”但是嘴上不得不把話变軟一些，换了換口气向大家解釋道：

“同志們，你們剛才提的那些意見，基本上是好

的，在这里，我只想对大家说明一点情况：这次侵入草地的土匪，很狡猾，他们伪装成八路军，打的是八路军的旗号，说的是八路军的话，所以这一两天，我们在没有弄清对方情况之前，没有向他们开火；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他们干的是土匪、国民党的勾当，绝不是我们的朋友——八路军……”

没等他说完，又有些人用反对者的口气，你一言我一语的质问道：

“噢，你的意思是说，土匪、国民党干坏勾当，咱们就开火，八路军干坏勾当就不开火，是吗？”

“管他妈的是八路，还是国民党，谁糟害牧民，咱们就把谁脑袋打开花。你说八路军是我们的朋友，那么哪有朋友杀害朋友的事啦？”

“所以我刚才说，他们是假八路军。”洪涛辩解道。

“你说的太晚了，太晚了！”一个人向他伸出了拳头。

官布队长突然站起来，向同志们命令道：

“同志们，我命令，谁也不许吵了！”

奇怪得很！那些看来粗暴的没有什么纪律能够管束的人们，都象老绵羊般驯服了。



夜的寂靜，
又籠罩了一切。

洪濤欽佩的
看了官布一眼，
他的眼光似乎也
在問：“官布，你
那股神妙的力
量，藏在什麼地
方呢？這些目
無紀律的人們，
為什麼你一說
話，就變老實了？

他們不是罵我也罵你——把你罵得更厲害些嗎？可
為什麼，我說一句，他們說兩句，而你只喊了一聲，他
們就變啞巴了？也許因為你是用命令口吻，我是作
解釋，沒有你那麼大的威力……但是剛才我也不是
喊過：‘同志們……誰不守紀律，我就處治誰’
嗎？……這個秘密在哪裡？在哪裡呢？……”他苦惱
了，這苦惱里，又包含幾分嫉妒。

秘密在哪裡？

秘密在戰士們的心里。在戰士們的心目中，官

布是“我們的亲兄弟”，他們里边有許多人，都是小时同官布一起跟着牛尾巴跑来跑去的好朋友，他們愛他，服从他，有时即使放肆的謾罵他，但連一絲惡意也沒有，等他反过来大罵他們的時候，他們好象在說“我們罵了你，你也罵我們几句吧”，誰也不再反抗。他們知道，官布是个說到哪，做到哪的人，因此当他不許他們吵嚷时，他們就老实了。中队是他們大伙合起力来建成的，中队就是家，人是宁死都不願意被家人赶出門来的。这就是战士們对中队，对官布的感情，也就是官布“那种神秘的力量”的所在。

“同志們，”官布等同志們安靜下来时，繼續說道：“你們說得对，我們这两天沒开火是錯了，天大的錯！我們叫土匪給騙了。这群恶狼，把尾巴藏起来，装扮成人，装扮成八路軍，跑进草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們的目的，是挑拨咱們蒙古牧民恨八路軍，反对八路軍。根据这些情况，肯定他們不是一般土匪，是政治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刚才有人說，牧民們在罵我們，罵得对，我們沒經驗，上当了；聪明人不怕上当，但是只上一次当，不能总是上当。同志們別泄气，只要我們真心为民族，为牧民，归根結底老乡們是能够認清誰是金子，誰是土块。眼下，

我們只有一个权力，就是开火——向那些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开火！”

“对呀！开火，开火！同志們，去备馬吧！”人們都活跃起来了。

这时，一向不爱跟同志們說話的彭斯克发言了，他靠着有文化，新近被提拔成中队参謀。

“我同意队长的意見——向国民党强盜們开火！他們是蒙古人的死敌，絕不放走他們；但是有一个情况，我得报告大家，这个情况只有我們作参謀的人，才能知道的。”

“什么情况不情况的，把屁快放出来吧！”有些人着急了。

“事情是这样的，”他罗罗嗦嗦的說，“前天我統計全中队子弹数目，平均每个人只有四点七粒子弹……”

“你說的是哪国話？什么叫四点七粒子弹？”

“就是說，一个人四粒多一点，五粒还不到，除了这，能响的东西只有十三顆手榴弹。俗話說得好：沒子弹的枪，不如一根草。我們能不能迎面跟敌人开火呢？大家想一想吧！但是我同意开火。”

这些話好象音里有刺似的，直扎官布的耳朵，作

为一个指揮員，他明白：沒有子彈作不了戰，但更重
要是要有旺盛的士氣，彭斯克的話會消弱士氣，這
是最有害的言論，於是他迎頭反駁道：

“彭斯克同志沒撒謊，我們的子彈不足，這是真
事，不用子彈穿碎敵人的腦袋，敵人不會倒下去的；
但是眼下在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就是開火！剛才
大家都說過，敵人到處造謠破壞，說什麼‘宣布中隊
是我們自己人’，牧民們被他們蒙蔽了，對我們普遍
抱怨，我們不開槍放走他們，那我們就是犯了罪，牧
民們就不再承認你是革命軍隊，就象浩特老同志說
的那樣，我們也就沒臉見本旗老鄉了。在這樣前後
逼迫下，依我看平均每個人有四、五粒子彈不算少，
就看咱們對敵情摸的透不透？會不會一發必中的使
用子彈？只要我們作戰準備作得好，全中隊每個人
只放一槍，就能打死五十多個敵人，哎，不用說那麼
多，就打死五個敵人，那也算咱們打了勝仗：第一，我
們給了敵人一個‘下馬威’；第二，馬上就能打消牧民
們對咱們的抱怨；第三，我們也勝過了貢郭爾保安
團，他們把敵人追了兩天兩夜，連一滴血都沒看見
呢！”他轉過身來，問洪濤：“現在幾點？”

“十二點零七分。”

“我們必須在半個鐘頭以內，作出作戰計劃，天亮以前，趕到哈登浩樹廟，給敵人來個突然襲擊；剛才只有兩個偵察員回來報告說，敵人正在大廟里大吃大喝，好象慶賀勝利呢。彭斯克，你去把他們兩個找來。”

彭斯克拿上槍，低著頭走了出來。官布的話鼓舞了每個人，大家交頭接耳的紛紛議論。洪濤乘那兩個偵察員沒來的空兒，補充了幾句官布的話：

“官布隊長對敵人、對自己、以及對牧民們的情況，分析得很全面，我想再補充一兩句。根據這兩天敵人的所作所為，和我們偵察到的情況來看，他們侵入草地有兩個目的：一，國民黨有計劃的陰謀挑撥八路軍和蒙古人民的關係；第二，搶劫一些財寶。他們表面上很瘋狂，但是他們最怕聽響，更怕死，只要我們把他們兩三個人打下馬來，他們就會大亂起來，除此而外，敵人這裡人生地疏，為非作歹，人民憤恨他們，我們抓住敵人這些根本弱點，可以大胆追他們，打他們，他們不會敢來正面迎戰。當然我們自己也有弱點：一，子彈不足；二，戰士們作戰經驗少。敵我相比較起來，還是敵人的弱點大得多，因此我們占優勢，至於子彈不足，我們可以以一當十的使用來彌

补……”

“出发前，召集全队同志講清楚，誰也不許浪費一顆子彈；浪費子彈就是幫助敵人。”官布把子彈問題格外強調了一下。

包門一開，彭斯克領着兩個人進來了。

“把地圖拿來。”

彭斯克把自己繪制的極不準確的地圖拿來攤在官布面前，他眼睛看着地圖，向兩個偵察員招了一下手，二人會意的走上前來，大家也跟他們圍攏過來了。許多人還不習慣看地圖，尤其是爬杰，他站在人們身後，無趣的捋着鬍子，都不往地圖上探一眼。他不識字，就是看地圖，也不過是黑花花的一大片，就象滿紙上都是蒼蠅屎似的。其實，在明安旗，在察哈爾，他不需要什麼地圖，幾十年的流浪生活，已經使他跟察哈爾草原的每個湖泊，每座山峰，每塊石頭，每根草都相識了，只要你提一個地名、河名，或者一座最普通的沙丘，他都可以毫不思索的說出它在哪兒，有什麼特征，環境怎樣，有什麼傳說等等。對察哈爾，就象對自己手掌那樣熟悉。

官布為了叫參加會的人都知道一下敵情，叫兩個偵察員重新彙報了一遍。

“根据这两个同志的彙报，敌人可能在一两天之内逃走，他们提防很严密，住处四面各有三道岗哨，我们很不容易接近他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围攻他们，但是可以把他们引诱出来，在大甸子上歼灭他们。我们在天亮以前，分三路赶到哈登浩树庙：一路由爬杰连长带领，走山路，先把大庙后山占住，这一路要从各连选拔二十名最好的射手组成，多带些子弹；二路由洪涛政委带领，把庙西北方大道卡住；三路由我带领，从庙东插进。各路任务是这样：我这一路最先开枪，声势大一些，把敌人从庙里赶出来，他们一定去占领制高点——就是爬杰连长那个山头，等敌人靠近，你们就开枪；洪涛政委那一路，绝不许暴露自己，只有我和爬杰这两路，把敌人打乱了，他们往你们那儿去逃命的时候，你们才开枪。这样一来，敌人就会在我们下的圈套里东奔西闯，我们乘他们慌乱不堪的时候，一听海螺声就三路冲锋，消灭敌人。这次战斗，最主要的是争取速战速决，我们的子弹少，不能打相持不下的仗。在战斗中，特别注意夺取敌人的子弹和武器，只有这么一条路，能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好，大家回去分头动员、准备，两点准时出发。”

他說完，把地圖疊起來交給了彭斯克，以此表示會議到這結束。

各連連長都略帶緊張的無言的走出包去。

包內只剩下官布和洪濤兩人。洪濤伸了伸腰，打了一個呵欠，為了清一清頭腦，走到包門口作了几下深呼吸。外邊漆黑，刮着小風，正是夜襲敵人的好時機呵！他回過身去，剛要把自己心想的這句話告訴官布時，看見官布仍然坐在原地，聚精會神的思慮着什麼，於是他便打消了這念頭。

燈煙熏黑了官布那張粗糙的臉，在他唇角聚集起條條細紋，他象一個五十開外的人，然而他那兩隻黃眼睛閃射的剛毅光芒，却顯出他是一個還沒有走出青年界限的鋼鐵軍人。他雖然剛剛擔任指揮員，但是他已經養成一種習慣：對下級下命令或在下級面前說話時，總是充滿信心，並且堅定而果斷，因為指揮員的任何一點忧虑都會影響他下級的作戰信心。這是一方面。從另一方面來說，指揮員也就象一個老媽媽，叫孩子們出去打狼時，嘴上挺硬的囑咐說：“去吧！打死野狼，為民除害，什麼也別怕。”可心裡時刻為孩子們担忧、挂念以致考慮到那些不可能發生的危險。

官布就沉入在这各种各样的忧虑中了。

“老官，我們到各連去看看吧！”洪涛說着戴上了帽子。

官布仍然沒有摆脱自己的思慮，所問非所答的說：

“哎，你說，如果敌人完全出乎我們的估計，他們不是一听响就跑，相反的死扎在庙里不露头的話，怎么办呢？”

“以敌人目前情况来看，不会有这种可能。”

“不，完全有可能。”他很滿意他的回答，一搖手站起来說，“走吧，咱們跟連长們再商量一下这件事。”

說完，他挎上手枪就走，洪涛一把拉住他：

“外边凉，披上大衣，你的病……”

“哎，打起仗来病就好了。走吧！”

他撲的吹灭了灯，拉着政委手腕走了出去。

二

方达仁从老中华民国时就当土匪，二十多年虽